

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 论 丛

特 辑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
研究论文集

11

商务印书馆

C511

D210.15

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

第十一辑

特辑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1988年·北京

主义

编委:

高 崧 骆静兰 胡企林

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

第 十 一 辑

特辑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安平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337-7/B·28

1988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40 千

印数 3,000 册

印张 14¹/₄

定价: 2.90 元

目 录

前言·····	张奇方	1
略论人类学从摩尔根到马克思		
——读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		
〈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一些启发·····	贺麟	9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在原始社会史研		
究中的重要意义·····	方迴澜	24
马克思与文化人类学·····	陈胜华 刘鸿辉	43
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思想发展概观		
——从《莱茵报》时期到四篇“人类学		
笔记”·····	李孺义	84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中若干理论问题		
探要·····	李鸿烈	106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的唯物史观问		
题·····	徐若木	127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和“晚年笔记”探析·····	荣剑	152
马克思晚年笔记初探·····	潘叔明	179
人类学笔记中的马克思晚年思想·····	黄克剑	202
马克思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学习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的一点		
体会·····	艾福成	223
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与唯物史观·····	江丹林	240

关于马克思晚年民族学笔记的思考	杨 堃 周星	267
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启示	汪连兴	285
家族公社形态问题研究		
——读马克思《民族学笔记》	庄孔韶 赵小莲	308
马克思文化人类学笔记对发展我国文化		
人类学的启示	孟宪范	330
试述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始		
末	鲁 越 王国庆	351
试释nation兼论国家的形成		
——再读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		
一书摘要》	王明甫	371
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看马克思思		
想的发展	叶 林	395
苏联理论界对马克思晚年手稿的研究	沈 真	426
编后记		449

补白

理论动态(若木,126)

《文化人类学》将重排出版(路文,178)

《国外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译文集)》可望年内出版(闻文,266)

《野性的思维》中文版出版(章包,307)

程德祺著:《原始社会初探》出版(呈末,350)

苏联新编《原始社会史》中译本出版(张介,425)

前 言

我们呈献给读者的这本《论文集》，字数仅略多于三十万，作者二十余人。其中有饮誉国内外的学界前辈，也有青年一代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多数则是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论文集》表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已经着手研究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并且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的这些笔记作了初步的探讨，表明了马克思晚年思想这个重要方面的研究作为整体而言在我国已不再是“空白”。

在《论文集》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我们不禁联想起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命运。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手稿》和笔记不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而且因为它们发表的发表首先在西方，继而在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在我国，对《手稿》的初步反应距离其发表，已将近半个世纪。当然，这不是理论工作者的失职或过错。令人略感欣慰的是，这一次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现在，先让我们来简单观察一下国内外有关“笔记”发表和研究的情况吧。

我们所说的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是指他大量笔记中的以下主要五种，即《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

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梅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据计算,这五个“笔记”在马克思3万页左右八开本笔记中只占区区的208页(约合中文40万字),但从内容讲都是意义重大的。“笔记”的发表经过了一些波折。苏联虽然在二十年代就掌握了“笔记”的复制品,但由于存在误解,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所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发表了关于摩尔根著作的笔记,其他各篇,长期鲜为人知。这些笔记的原件,在西方几经辗转,战后被保存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史国际研究所里。1972年,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将关于摩尔根、菲尔、梅恩、拉伯克著作的四个“笔记”加以整理,辑成《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一书公开出版,并写了长篇绪论。该书的发表首先引起了西欧各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关注和兴趣。许多学者都陆续提出了各种见解,其中不少是在《手稿》争论时一些观点的再现和推演。苏联对“笔记”的全面反应,也比对《手稿》的反应为快。他们除了六、七十年代的零星研究外,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时已经发表了研究“笔记”的文章。不久后,在1985年又出版了专著。以后还发表了一些文章。但总的看来,与西方相比,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研究的范围也大都偏重于阐发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以及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和草稿这些传统的研究领域,其他几个“笔记”很少触及,对于西方从文化人

类学的角度和哲学人本主义角度的研究则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我国理论界对“笔记”的研究,是近几年开展起来的,时间略晚于苏联。但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开始较早,特别是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等书的研究,早在本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岁月中,我国人类学的研究时断时续,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焕发出了欣欣生意。但是我国的文化人类学界没有充分注意到马克思的“笔记”以及国外围绕“笔记”进行的争论。将这些情况介绍到国内来的,是有关社会科学情报的研究工作者和其他学者。随着对“笔记”了解的深入,有的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人数不多,而且资料缺乏,相互间交流很少。更何况在开始的几年中,马克思这几个“笔记”本身,还没有完全译成中文,这自然又给研究工作者增加了一层困难。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5卷的出版(1985年12月),我国对马克思“笔记”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第45卷提供了除关于菲尔的“笔记”以外的其他4种主要的“笔记”,有的是新校订的比较准确的译文,有的则是第一次用中文发表(关于菲尔的“笔记”,即《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已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的《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1至4期连载)。第45卷出版约一年以后,国内一部分学者认为,召开一次学术会议来交流科研成果,推动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并使之经常化,已具备了初步条件。于是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福建省社会

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和商务印书馆发起,于1986年12月3日至9日在福州市举行了第一次“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学术研讨会”。本《论文集》就是研讨会的产物。《论文集》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作者原来提供给大会或为收入本《论文集》在会后撰写的。这里当然已经包涵了会上会下学术交流的新的体会。

从我们的《论文集》可以看出,研讨会和学术论文都努力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实事求是精神进行学术探讨。这也是我们编者的态度。编者之间在学术观点上不能说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很明显,只有目标一致,互相尊重,具有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修正自己偏见的勇气,才能有真正的研究工作和有益的研究成果。同样很明显,在学术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往往要经过长期的争论和共同的努力探讨,才有可能取得比较合理的结论。《论文集》理所当然地反映出研究中的不同意见。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情况,在这里就某些论点和问题,作一点简要的提示。

首先是这些“笔记”的学科归属问题,也就是说如何为“笔记”定性。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在学术研讨会筹备之初就已经存在了。其实,从克拉德1972年将马克思的“笔记”整理出版以来,对“笔记”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称谓。克拉德本人定的书名是《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在西方,比较常见的是“人类学笔记”,称“民族学笔记”的也不少。苏联的学者往往称之为“古代史笔记”或“马克思晚年笔记”等等。我国的学者大体也是这几种看法。《论文集》的多数作

者们只是在保留各自理解的基础上同意在下述意义上使用“人类学笔记”的说法，即可以把马克思所研究的那些著作本身称为“人类学”著作，而马克思“笔记”本身究竟属什么性质的问题，则有待进一步研究。在这之前，各自文章中的提法则不强求一致。这里还有一个没有充分展开讨论的问题，即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门学科？从《论文集》中可以看出，有的学者直截了当地使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说法，把这当成不必加以论证的不言而喻的事情；另一些学者在自己的论文中对此只字不提，表示根本不存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要有，也是后人引伸出来的。这个问题在今后当然也是应该着重研究的。

马克思的晚年，曾被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说成是“慢性死亡”，写下大量的“笔记”则被说成是“不可原谅的学究气”。但是，“笔记”向我们展示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以前很少提到的领域，是马克思晚年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晚年的马克思给自己定下的工作是极为繁重的，但是正是在这时他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前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原始社会。放下（至少是暂时放下）他视为终身事业的《资本论》的写作而去进行新的、显然是更为迫切的探索，并写下卷帙浩繁的“笔记”。凡是接触过“笔记”的人，都不由得去思索，马克思这样做的动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说马克思是“学究气”当然是不妥当的。说是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出版关于“人类学”的著作，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终究是客观条件，而不能说是决定性原因。恩格斯理应是了解情况的，但是在这

方面他给我们留下的提示极少。因此,要全面、正确领会马克思的“笔记”,了解马克思晚年的真实思想和恢复他晚年的形象,是难度很高的课题。唯一的道路是具体地、历史地去认识晚年的马克思,也就是在充分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从理论、逻辑、历史背景、当时工人运动内外各种思潮流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的综合上,从马克思一生作为革命家和学者的统一上,去研究、去考察,从而得到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也不是我们这次研讨会和《论文集》能承担得了的。《论文集》中有的论文对此作了些初步的探讨,其解决则有待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通力合作和深入探讨。我们寄希望于第二次、第三次研讨会,第二册、第三册《论文集》。

至于“笔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这是同上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笔记”意义之重大,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如何恰如其分地加以评价。国外学者对此众说纷纭。某些在讨论《手稿》时持“两个马克思”说的人,在这里又“发现”了第三个马克思(即“晚年马克思”),认为“笔记”证明,马克思在走了一段弯路(指“老年马克思”)之后,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专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全面“对立”的西方学者,则在“笔记”中找到了新的“论据”,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决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执行马克思的“遗言”,而是歪曲了马克思。这些意见,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为我国哪一位学者所接受。但是我国有些学者认为,西方学者从“人”,从“哲学人本主义”出发对“笔记”所作的论述,是有一定道理的,值

得深入探讨。他们把“人”的异化和复归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笔记”的主线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笔记”是根据新的科学成就从全世界历史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的进一步检验、丰富和发展,这表现在两种生产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上,在破除社会发展单一模式上,在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二重性的理论上等等。在所有这些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不存在不一致的地方。“笔记”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它有自己的独立的重要意义。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古代社会的著作正式发表的数量较少,而且“笔记”又是很晚才公之于世的一部巨著,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有责任花大力气去开拓这个新的理论宝库。

马克思晚年的这些“笔记”,同以前的一些手稿、摘记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些笔记是完全供自己使用的。在五个“笔记”共约四十万字的材料中,马克思自己的话仅四百多处,其中不少仅几个字,最长的也不过三百字左右。这就增加了研读“笔记”的难度,并且使得各种研究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从一方面说,这种情况使得对“笔记”的理解变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另一方面,正因为角度不同、方法不同、立场不同,使人得以广开思路,权衡各家得失,博采其长,择善而从,从而为真正理解马克思创造条件。就目前情况而言,对“笔记”的诠释和阐述,尚无权威可言;对“笔记”的探讨也就不存在现成的结论和束缚思想的框框,唯一的准则,就是实事求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可以充分开展讨论,各述己见。本《论文集》如果说

有什么优点,可能是努力遵循了这一重要原则。

“笔记”涉及面很广,很难用一两个学科加以覆盖,要研究它,也必须从不同的学科出发,诸如哲学、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以及马克思生平和思想发展史等等。只有多学科协同研究、互相补充才能在深度和广度上掌握全貌,从而进行合乎实际而不是臆想的,合乎马克思思想而不是以个人好恶定取舍的研究。《论文集》在这方面也有所反映,但反映得不够全面,除哲学方面的文章较多外,有的学科反映得较少,有的甚至只好暂付阙如。好在我们并没有奢望,只想以此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从而推动研究。论文的得失,日后自有公论,我们自己不必赘言。

*

*

*

本《论文集》各篇文章所引马克思的原话,如系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仅在引文后直接注明页码,不再标明书名、卷次;其他引文均列为当页脚注;凡引用外文著作,如原来无中译文,则一律采用引用者的译文,不再核对原文。

张奇方

1987年9月

略论人类学从摩尔根到马克思

——读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 〈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一些启发

贺麟

这次来福州参加“马克思晚期人类学笔记讨论会”我感到非常高兴，对诸位的盛情邀请我表示感谢。会议开幕前我早到一天，主要想接触一下福建的风光人物。在历史上福建有过不少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如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我藏有他的字画，研读过他的日记），这里还是朱熹生活和讲学之地。在这样一个有历史传统的地方来讨论马克思的晚期人类学手稿，是颇有意义的。

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我曾译过两本：《黑格尔辩证法同唯心主义的批判》和《博士论文》。对马克思晚期人类学手稿我缺乏研究。但是，我在美国留学时，曾于1927年阅读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933年著有《道德进化问题》（载《清华学报》）一文，研究了摩尔根关于婚姻制度演化的论述；还于四十年代阅读了英文版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下面简称《起源》）。所以，参加这次讨论会，重温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著作，并学习新近出版的马克思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下面简称《摘要》），对于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味。

下面，我想就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到马克思的《摘要》，并参照

恩格斯的《起源》，来理出一条人类学从摩尔根到马克思的线索，以求教于各位。

一、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及其对人类学的贡献

路易斯·亨·摩尔根，1818年11月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奥罗拉村附近的一个农庄上，与马克思同岁，1881年12月逝于纽约州罗彻斯特。他是西方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先驱。他早年就参加了研究印第安人的“大易洛魁社”（前身为“戈迪乌斯绳结”文学社），与印第安人密切交往，维护他们的利益，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并于1846年被塞纳卡部落鹰氏族收为养子，赐名为“Tayadawahkugh”（意为裂缝间的桥），从而为他以后的人类学研究打下了基础。他四十年如一日，在人类学这块处女地上辛勤耕耘，殚精竭虑，著有：《易洛魁联盟》（League of the Ho-dé-no-sau-nee or Iroquois, 1851），《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 1870），《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 1877），还有《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1881年）。其中《古代社会》是他的代表作，并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一。它系统而广泛地研究了人类上古社会的分期及其标志，氏族部落的构成和发展，家庭和婚姻关系的演化，以及私有制和国家等一系列问题，对西方人类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产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古代社会》的副标题是“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摩尔根认为，对这一发展过程有两条自成体系的研究途径：一条是导向发明和发现的领域，一条是引入原始制度的领域，由它们所获得的知识表明人类发展的各个主要

阶段。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划分了几项特殊观念的发展：(1)生活资料；(2)政治（Government：管理）；(3)语言；(4)家庭；(5)宗教；(6)居住方式和建筑；(7)财产。上述七项是摩尔根把握原始社会发展和进化的基本线索。摩尔根认为，语言、宗教和住宅建筑涉及面太大，本身可以自成一门学科。这样，其它四项“发明和发现，以及政治观念、家族观念、财产观念的发展，都表现出人类的进步；我的目的是想沿着这些进步的线索并通过人类顺序相承的各个文化阶段，提出一些证据。”^①与此相应，《古代社会》就分为四编：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政治观念的发展；家庭观念的发展；财产观念的发展。下面，我们来看看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人类学研究做出了哪些贡献。

第一，摩尔根对历史分期的研究。摩尔根对历史分期的尝试具有科学的价值，包含了历史唯物论思想，体现了他的思想的辩证整体观。对原始社会分期并非摩尔根首创，在他之前，泰勒和弗格森已将原始社会分为蒙昧和野蛮两个时期。但以一种“发明和发现”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却是他的主要功绩。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②可见，摩尔根的历史分期的根据是符合唯物史观的。摩尔根建议将人类全部历史划分为所谓“族体时代”，首先分为三个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并且前两个时代分别有低级、中级和高级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发现和发明的标志：如火的获得，弓箭的发明，陶器的制作，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铁的冶炼，等等。对此恩格斯予以高度评价：“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下同），第 6 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04 页。

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①

第二,摩尔根对氏族制度的研究。在《古代社会》和之前出版的《易洛魁联盟》中,他重新复原了已被破坏的易洛魁人的社会制度的面貌,弄清了氏族组织制度的基础。他表明,易洛魁人的整个社会结构,乍看起来是复杂的,有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但实际上只是原始氏族社会的依次发展。氏族作为原始基层组织是整个原始社会的原生细胞。在这一普遍性的结论上,人类全部历史可以分为相应的“两种社会制度”为特征的两大时期:最早时期是社会组织,其基础为氏族、胞族和部落;晚出的时期是政治组织,其基础是地域和财产。摩尔根说:“氏族组织给我们显示了人类的一种时代最古、流行最广的制度。无论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澳洲,其古代社会几乎一律采取这种政治方式。氏族制度是社会赖以组织和维系的手段。”^②恩格斯说:“摩尔根证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内部用动物名称命名的血族团体,实质上与希腊人的 *genea*〔氏族〕和罗马人的 *gentes*〔氏族〕相同的,美洲的形式是原始的形式,而希腊—罗马的形式是晚出的、派生的形式……氏族,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就现有资料而言),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摩尔根证明了这一切以后,便一下子说明了希腊、罗马上古史中最困难的地方,同时,出乎意料地给我们阐明了国家产生以前原始时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③

第三,摩尔根对家庭发展史的研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的欧洲,由于神学思想影响,普遍认为家庭与人类俱生,不懂家庭的发展史。六十年代以后产生了两种关于家庭的理论:一是英国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页。

②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0页。